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
第三十七回 送舊衣嗔查紅綾襖 證回生錄寄柳絮詞

話說黛玉叫小丫頭去找晴雯，來認老婆子送來的衣服。不多時晴雯到來，掀簾走進，笑道：「姑娘得了什麼好東西，叫我來瞧？」黛玉道：「二爺的心事怪道咱們大家猜不透，如今倒尋出些蹤影來了，你瞧這件衣服可認得是誰的？」晴雯接過一看，脫口嚷出來道：「這是我的襖子，那裡來的？」黛玉聽說是晴雯的衣服，一時倒弄得糊塗了，便問道：「既是你的衣服，老婆子在那裡拿來的呢？這裡頭的緣故又奇了。」那晴雯一時嘴快說破了，及被黛玉問住，回想從前私情，不覺臉上一紅，露出差澀的光景。

黛玉察言觀色，知其中又有別情，便逼住了晴雯，問他道：

「這又有什麼說不得的事？」晴雯暗想，這件事亦不必在黛玉跟前隱瞞，便講明寶玉出去看他的病，穿了衣服回來，留作死生永訣的情由，如今問起，這件衣服總無下落，忽然送到這裡，來自何處？反尋根到底的追問起來。紫鵑說明緣故，晴雯立刻打發人去叫了送衣服的老婆子來查問，說是二爺叫他到襲人處，家裡去拿來的。晴雯火冒衝煙，不顧黛玉在跟前，便罵道：「這不要臉的東西，把我的衣服藏在他家裡算什麼？」賭氣要撕那件衣服，紫鵑連忙趕過奪住。

晴雯沒處出氣，便移怒在老婆子身上道：「頭裡就為你們遞東遞西，鬧到姑娘們房裡也抄檢了，把我們都攆出去，如今還不守規矩。這樣混鬧起來還了得！奶奶發他外邊去打了四十再講。」那老婆子只管磕頭求饒，說：「是二爺叫去拿進來，饒過這一次，以後再不敢了。」黛玉便叫老婆子起來，吩咐道：「若講二爺的差使，自有二門外小廝承辦，或者二爺要送二姑娘、史大姑娘的東西，打發小子去不便，就近叫你們走園子後門出去也是正經。再要到別處地方去走動，就是二爺吩咐也得進來回一聲，叫咱們知道。」老婆子聽一句，應一聲「是」。黛玉又道：「還要問你，襲人家去是二爺同去的，還是你一個人去的？」老婆子道：「二爺沒有同去，叫我去見了花大姑娘，他把衣服給我，說是二爺叫拿回去交給雪雁姑娘的。花大姑娘還病著躺在炕上呢。」晴雯道：「竟叫他一聲蔣奶奶就是了，什麼花大姑娘，葉大姑娘！」黛玉道：「明白了，想是二爺到那裡走了一趟來的。」

那老婆子還站在門外發戰。紫鵑道：「還不謝了奶奶等什麼？」老婆子聽了，忙向黛玉並紫鵑、晴雯都磕了頭，然後退了幾步，轉身走了。紫鵑笑向晴雯道：「你這個人也太不公平道，好意把襖子送還了你，不謝謝人家，倒要把送衣服的人出氣，這算什麼！」晴雯道：「我的衣服為什麼要他拿去做陪嫁呢？」說著，叫自己的小丫頭拿了衣包，自要收拾他的衣服去了。原來那一天寶玉瞞了眾人，趁著早涼出了怡紅院，走園子後門，想去看襲人。寶玉是到過花自芳家的，依稀認得路徑，一個人找到他家門首，四下寂靜無人，便溜了進去。花自芳並不在家，寶玉站定嗽了一聲，不見有人出來，一徑走進裡邊，正到了襲人的臥室。見炕上一人面向裡睡，頭上挽的慵梳髻，枕的半新不舊大紅頂繡花枕，蓋著一條豆綠西紗袂被，像是襲人的舊物。炕邊桌上燈台茗具俱全，比從前去見晴雯睡在蘆席上的光景雖大不相同，而心中已如沁梅潑醋一般，又恐不是襲人，不便造次，只得輕輕喚了一聲。

那人在睡夢裡直聲叫了兩聲「寶玉」，寶玉知是襲人尚在夢中，便連推他兩推。襲人驚醒，回過臉來見了寶玉，把兩眼亂揉，坐起身來。寶玉就炕沿坐下，拉了他的手，可憐花枝瘦損，非比舊日丰姿。襲人瞪著眼，怔怔的看了寶玉半晌，哽咽不出半句話來。寶玉忙把襲人撫慰一番，道：「等你病好了，總要叫你進去的。」襲人聽見要叫他進去這句話，又感激又慚愧，越發淚如泉湧，放聲大哭起來。寶玉道：「你的事我都明白，不用提他。你只把咱們頭裡的話想去就是了，調養你的病要緊。」襲人歎口氣道：「你的話我也記得，你的心我也知道，只恨我自己發昏，一時錯了主意，抱怨得誰呢？偏又死不了活在世上，現人家的眼。」寶玉道：「過去的事都撩開，再別放在心上。」

襲人道：「你今兒來瞧我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不是那一年晴雯出去了，你去瞧他，換了一件襖子穿了回來，還撩在我箱子裡。這是你們兩個人的恩情在上頭，比別的衣服不同，別說我有心揶揄他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正是，晴雯要過幾次，我問麝月，說你收著，如今還了他很好。」襲人便叫一聲「嫂子」，那花自芳家的聽見襲人和人說話，過來看是寶玉，便站在門外竊聽。襲人叫他，連忙進去與寶玉請安。襲人叫他在一隻箱子裡取了一件舊銀紅襖子出來，花自芳家的便去開箱尋取，交給襲人，自出去了。襲人抖開衣服，掉下一個紙包，寶玉拾起開看，就是晴雯的指甲，重又包好藏在身邊。襲人把那件襖子拿在手裡，翻來覆去看了一會，追想晴雯當年，又想自己今日，比晴雯與寶玉換穿衣服的時候一樣傷心，禁不住撲簌簌淚珠滾下，倒將晴雯的襖子濺濕了一大片衣襟。襲人落了一回淚，見寶玉還呆呆的站著，便向寶玉道：「你出來有時候了，快回去罷。有誰同你來沒有？」寶玉竟似沒有聽見，一手接過襖子，便要穿在身上。襲人道：「這樣熱天還穿得上棉襖子嗎？你回去悄悄打發一個老婆子來拿罷。」

寶玉只得把襖子撩在炕上，又安慰了襲人幾句話，出了花自芳家，仍來園子後門回來，並無人知道。叫管園門的老婆子到襲人家去拿了一件衣服回來，交給麝月。那園子裡自從傻大姐拾了香囊，鬧事以後，嚴禁私自傳遞物件，因寶玉吩咐，不敢不聽，那老婆子偷空兒到襲人家去取了襖子回來，又錯記了寶玉的話，把襖子遞在雪雁手裡，被紫鵑瞧見，回了黛玉，鬧起這件事來。

那時晴雯說的拿去做陪嫁的話，正值平兒拿了支銷總簿送與黛玉過目，進來聽見，便笑問道：「又是那一位姑娘要辦嫁妝，我們好端整送添箱。」紫鵑把話岔開道：「小紅去做芸二奶奶，又是好幾天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前兒你送他過來，早知道要配芸哥兒的，不該受他這個頭。」平兒道：「芸哥兒也是下一輩子，聽說寶二爺認過他做兒子，奶奶還是他婆婆呢。」說著，都笑起來。平兒又道：「我送他來，為是我們奶奶送還二爺賞蔣琪官的，誰料到後來這節事，真是姻緣前定。」黛玉道：「小紅正是你一個幫手，得用的時候，你奶奶為什麼急巴巴打發他出去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恁也不妨，就為二爺多看了他兩眼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奶奶這個醋罐子總丟不了。」一語未了，鳳姐處又打發小丫頭來找平兒問：「鶯兒姐姐為什麼不過去？姨太太那裡又打發人來催，說等著他去瞧寶姑娘呢。」黛玉驚問：「那一個寶姑娘？」平兒也瞪了眼，說：「剛才姨太太那裡打發人來叫鶯兒過去，我也只是沒要緊的事，這裡拉著說話兜搭住了，我還不知道是那一個寶姑娘，打量就是寶琴姑娘也不定。」黛玉搖頭道：「向來人家都叫慣琴姑娘的，況且琴姑娘好好在太太那裡，姨太太叫鶯兒去看他什麼呢？莫非鐵檻寺有了些消息？但這裡並沒知道，斷沒有姨太太那邊先得信的。這句話倒把人糊塗住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那有這件事，想是他們錯聽了話。這簿子留著，奶奶看過了，我再來取。」說著連忙走了。

黛玉便叫雪雁過去打聽，一時寶玉進來問：「平姑娘來說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有什麼說？就送支銷簿子來。我問起小紅的事，好笑鳳姊姊還是那麼愛吃醋，他把這條子也改了過來，豈不變了一個好人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如今想起來，妒也是女子的好處，不是女子的壞處。」黛玉怔了一怔道：「這話又是那裡來的？《周南》詠『后妃之德』多半在不妒處稱其賢，你反說妒是女子的好處，后妃不妒倒是不賢的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妒有兩種，有悍妒，有情妒。女子貌劣才庸，惟恐寵移愛奪，比如庸臣竊位，不得不忌賢嫉能以自保其爵祿，甚至詭譎兇殘，正人罹害。此與婦人悍妒無異。若情妒則不然，即如妹妹所言后妃風詩，詠『君子好口，求之不得』，至於『寤寐反側』。

君子用情既如此，以情感情，淑女人非木石，其間時勢常變不同，人事遭逢不一，憂愁思慮悲恐驚憂無所不至，不免釀出一個『妒』字來了。妒由情生，情到十二分，便妒到十二分，此與勃艮悍厲之妒大相徑庭。」黛玉聽到這裡，竟如把他自己從前的光景道破，體貼入微，無可辯駁，不覺臉上一紅，微笑道：

「誰來聽你這些胡謔。」

正說著，見雪雁手裡拿了一紙字帖兒來，道：「請姑娘看了再講。」寶玉問：「是什麼字帖兒？」忙向雪雁手裡接過一瞧，連叫「奇異」，便遞給黛玉看道：「這不是寶姊姊的筆跡嗎？」黛玉此時分外留神，一面與寶玉觀看。寶玉看到「好風頻借力，送我上青雲」這兩句，便記起這一闕詞來，因說道「這是寶姊姊填的《柳絮詞》，他們抄來做什麼？」又看到末後寫的一行，「寶賢釵

錄前生於大觀園填《臨江仙》詞」。寶玉還不明白，黛玉道：「是了，一定是寶姊姊借體還了陽了，如今在那一家呢？」雪雁才笑答道：「聽說那家姓張，張家姑娘死去又活了，這個帖兒是張家姑娘寫的。張家打發人到姨太太那裡，香菱看了叫老婆子送來的。」黛玉笑向寶玉道：「這件事還沒有告訴你。就是姨媽生日這一天，他老人家晚上夢見寶姊姊說要回來了。咱們都盼望他還陽，那裡想到是這樣還陽的！」寶玉道：「我還不信有這件事。」黛玉道：「漳郡蘇宗屍為朱進馬所借，汝陽張宏義附李簡之體而活，古來借屍還陽原是有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寶姊姊回生，不該借體才好。這節事好叫我懸心。」黛玉瞅著寶玉道：「這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倒還有什麼懸心？」寶玉道：「你知道張家是怎麼樣人家？這位姑娘多少年紀？才貌怎樣？倘是一個粗陋不堪的女孩子，叫我還去認和不認呢？」幾句話，把一個黛玉也聽得躊躇起來，只得把寶玉勸說道：「你別性急，等鶯兒回來，底細都知道了。」寶玉一時有了這件心事，坐立難安，只盼鶯兒回來問個明白。

講到寶釵的真魂，留住太虛幻境數月，算準還陽日期，因肉身已壞，湊巧有個做過南韶道張家大老爺的女兒暴病夭殤。

那一日仍是尤家姊妹和秦氏送寶釵真魂到張家，附在那小姐身上借體回生。

寶釵如同夢醒，看了衾帳房屋並上下人等，心已了然。那張家只有這個女兒，愛如掌上明珠，忽患暴病身亡，他父母哀慟無已。今見死而復甦，張太太便心肝肝肉叫不絕口。寶釵睜眼細看，開口便稱太太道：「我不是你的女兒，快送我回家。」張太太只是病人的譫語，急請名醫診治，肝氣和平，已全然無病。兩三日後，起身梳洗，步近妝台，啟奩一照，竟與前生所見鏡裡的容顏無異，暗暗稱奇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相像的？」房中也有三四個丫頭伺候，都叫不出他們的名兒，只得一一問明，連生身的父親張大老爺進來，也要迴避。便對張太太道：「我姓薛，哥子薛文起，母舅王子騰」，家住什麼地方，要坐車回去見見母親。張太太如何肯放，便說：「既有這些緣故，不如請薛太太過來，大家說說話倒可以使得。」附身的薛寶釵聽了歡喜，巴不得立刻即見母親。又恐他不信，要等尋一件東西帶去作憑證。睜眼首飾衣服都是張家之物，因想起前生在大觀園與諸姊妹填的《柳絮詞》，詞義巧與如今附體還陽之事有些映合，便要紙筆寫了出來，送去為證。張太太接在手中，走出來將詞遞與張老爺觀看，並說明去接薛太太的話。張老爺看了《柳絮詞》大為誇美，知他女兒不過識得幾個字，那裡填得上這首詞來，方信軀殼空留，性靈已易，自是傷感。本來知道薛家是榮府的親戚，住居離榮府不遠，便叫一個老婆子，細細告訴了他的話來請薛姨媽。薛姨媽聽了以為奇事，所以來叫鶯兒同去的。

是日，薛姨媽帶了鶯兒坐車來到張宅，張太太忙出來迎接。

薛姨媽進去，見了這位張家小姐倒吃了一驚。看來竟不像附體還陽的，如同寶釵活了轉來一樣，鶯兒在旁也看得呆了。薛姨媽沒有開口，母女二人便抱頭大哭。張太太忍住一腔的淒楚，倒把他們勸慰，然後讓坐道敘寒溫。張小姐開口便叫「鶯兒」，拉著手又啾噓了一會。

這裡薛姨媽細問緣由，張太太將他女兒病亡，甦醒轉來便不是原魂的話一一說明。薛姨媽又問他年紀生日，取何閨名，張太太逐件告訴了。薛姨媽笑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奇事！不但同歲同生，閨名也叫寶釵，而且長來竟是一個模樣兒。我剛才進來見了太太的令媛面貌，竟是我的亡故女兒。若這兩個人好好的都還活著，叫站在一堆兒，我和太太見了，真認不出誰是誰的女兒來呢。」

正說笑著，薛姨媽忽然想起一件要緊事來，便問：「令媛在日定過親事沒有？」張太太道：「因是沒有合意的人家，將這件事耽誤了。現在倒有一頭姻事在這裡，說是賈雨村賈大人作媒，說的南京甄家。」薛姨媽著急，問道：「占定了沒有呢？」張太太道：「看光景兩親家都願意的了，還沒過聘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太太快不要應許了，我的女兒寶釵是已經出嫁配與賈寶玉的了。」張太太呆了半晌道：「且再商量。」一面吩咐廚房備席款待，要留薛姨媽在那裡多住幾天。薛姨媽定要回家，席散後謝了張太太，就叫套車。

寶釵想跟他母親同回，張太太不允。薛姨媽心上躊躇，想寶釵借了他家的女兒的身體生轉來，到底是張家的人，反將寶釵勸住，叫他不用性急。寶釵也是個明白人，斟酌其事，未便造次，只得叮嚀他母親速到榮府議出個萬全之策，接他回去。

現在此間，人家看他猶如親人，他看人家竟同陌路，要留鶯兒陪伴，鶯兒即便住下。張太太送薛姨媽上了車，回到裡邊自與張老爺議論這件事。

這裡薛姨媽回到家中，天色已晚，一宵易過，次日起身便往榮府。先到王夫人處細細說明此事，鳳姐正過來探問，賈母處已打發琥珀到王夫人屋裡來請薛姨媽過去。王夫人道：「老太太也惦记這件事，咱們一同過去，先回明了，就在老太太那裡商量怎麼樣個辦法。」

說著，便請了薛姨媽帶著鳳姐來到賈母屋裡。賈母滿臉笑容，先向薛姨媽恭喜，道：「難得又鬧出這件新奇事來。我活了八十多歲，從沒聽見過呢。昨兒只聽說寶丫頭借體還陽了，姨太太去看，到底是怎麼樣的，要姨太太細細講給我們聽聽。」

「薛姨媽陪笑道：「托老太太、太太的福，寶丫頭有造化該來侍奉老祖宗一輩子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先要問問這位姑娘長來相貌怎樣？別碰著一個醜陋的，白糟蹋了寶丫頭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不講俊丑，第一件奇事，叫那位姑娘站在老太太跟前，老太太再不說是別人家的姑娘，竟要嚇老祖宗一跳，認是寶丫頭又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聽姨太太說來，竟同寶丫頭一個樣兒的了。這是越發難得。」

於是薛姨媽又向賈母細細講了一遍，賈母聽到賈雨村現在與甄家說媒一事，便不樂道：「寶丫頭是我家的人了，怎麼又與甄家說媒？那兩村荒唐，我不依他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兩村本家還是去說張家小姐，知道後來的事，自然也不去說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寶丫頭已經與寶玉圓房的了，如今咱們只當他是寶丫頭，不知道什麼張小姐、李小姐。」說的大笑起來。薛姨媽道：「老太太講的真不錯，但昨兒寶丫頭要跟回來，張太太還不肯放。我想寶丫頭這個身子終是張家的人，寶丫頭也沒法兒，只得把鶯兒留在那裡。我今兒過來，一則報老太太個信，二來就要商量這件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倒想出個主意，回老太太看使得使得？」賈母道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說出來同姨太太大家計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想張家的意思，終不肯把這個沒性靈的空殼子女孩兒推了出來。既是兩村替甄家提過親，沒有放定，咱們就央兩村去說媒，如同與張家再結了一門子親，仍舊行聘迎娶，寶玉又算做了他家的女婿。這樣辦法，諒來張家再沒有不允的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樣也好，寶玉又多了一個丈母娘。」便問：「璉兒在家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剛才聽說馮大爺來拜，出去會他，不知這回兒客走了沒有？」說著，叫小丫頭子去對興兒說：「等客去了，老太太叫二爺呢。」

小丫頭去不多時，便同了賈璉進來。賈母便問賈璉道：「你知道寶妹妹還陽的事情嗎？」賈璉答道：「昨兒孫子媳婦說還不知底細，剛才聽見姨媽過來了，正要問姨媽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叫你媳婦講罷。」於是鳳姐就把此事一一說明，並要央兩村說媒的話也講了。賈璉道：「咱們去央他，諒兩村也不好推辭。就是事情碰得太湊巧了，怕兩村作難。老太太、太太不記得上年老爺寫信來，兩村替甄家提林妹妹的親，如今又替甄家作媒，求張家的親，翻轉來又說到寶兄弟身上，雖然有這些情節在裡頭，覺得朝秦暮楚，不但到張家去不好開口，而且甄老伯面上也難為情。想起來倒有兩個現成原媒在這裡，何不央他們去，包管一說便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幾時提過他家的親？」賈璉道：「不就是做過南韶道的這一家張家嗎？太太忘記了，與那大舅舅家也有些瓜葛親誼。那位姑娘長得很俊，也還識字，因是獨養女兒，要招贅女婿到他家去，老祖宗不願意，回報他們的。」王夫人同鳳姐聽說，都記起這件事來，笑道：「原來就是那一家！」鳳姐又道：「如今還要人贅女婿，叫寶兄弟人贅到姨媽家去。」王夫人又問賈璉：「頭裡說媒的是誰呢？」賈璉道：「就是咱們家裡的清客相公王爾調、詹光兩個人。」賈母聽了道：「這更好，又不用到外邊去央人，璉兒快去辦妥。」賈璉應了一聲「是」，退了兩步，轉身出外走了。這裡賈母又與薛姨媽提起舊話道：「頭裡娶寶丫頭，因寶玉有病，又碰在國孝裡頭，胡弄局的完了姻，太委曲了寶丫頭。」

如今聘娶了張家的親，總要成個局面，也算補還了寶丫頭先前的虧缺。」又向王夫人道：「你們要依我的話。」王夫人應道：「老太太想的到，遵著老太太吩咐去辦就是了。」賈母又問道：「寶玉做親的屋子現在空著，不用替另收拾罷。就是林丫頭這班姊

妹都住在園子裡，又隔遠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告訴過老太太，不是同姨媽那夜兒夢見寶丫頭，說他若進來還住他的蘅蕪苑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忘了。那麼著很好，就依了他罷。」當下薛姨媽在賈母屋裡，又說了一會閒話，然後進園，來到瀟湘館。

黛玉因等鶯兒不見回來，無處打聽信息，正在焦急，今聽說姨太太在老太太處正要過去。薛姨媽來了，黛玉忙問寶釵還陽的事。薛姨媽重又講了一遍，黛玉才替寶玉放了心。薛姨媽又把賈璉去央王爾調、詹光到張家說親一節也講與黛玉聽了。

敘話至晚，黛玉款留薛姨媽，薛姨媽也因要聽媒人的覆信，即便住下。大丫頭同貴留在家裡照應，只帶同喜過來。黛玉便叫柳五兒過去服事。

再講賈璉從賈母處出去，便到書房裡見王、詹二位，先將寶釵附體還陽之事說明，然後托他們作伐。王、詹二位聽了，大家驚異，道：「這是府上的喜事，算得世上的奇事，當得效勞。」王爾調站起身來，取通書一看，道：「今兒就是黃道吉日。」便同詹光換了衣服。各人命小子備了馬，至儀門外上馬，出大門離了榮府大街，揚鞭來到張宅求親。未知允與不允，再看下回分解。